



屈原賦注

清

戴

震

著

● 褚斌杰 吳賢哲 校點

中華書局

〔清〕戴震 著

褚斌傑 點校
吳賢哲

屈原賦注

（附通釋、音義、初稿本）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屈原賦注/(清)戴震著;褚斌傑,吳賢哲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99

附通釋、音義、初稿本

ISBN 7-101-01635-9

I.屈… II.①戴 ②褚… ③吳… III.楚辭-文學評論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1999)第07100號

責任編輯:王 軍

屈 原 賦 注

[清]戴 震 著

褚 斌 傑
吳 賢 哲 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 6¹/₂印張·110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定價:13.00 元

ISBN 7-101-01635-9/I·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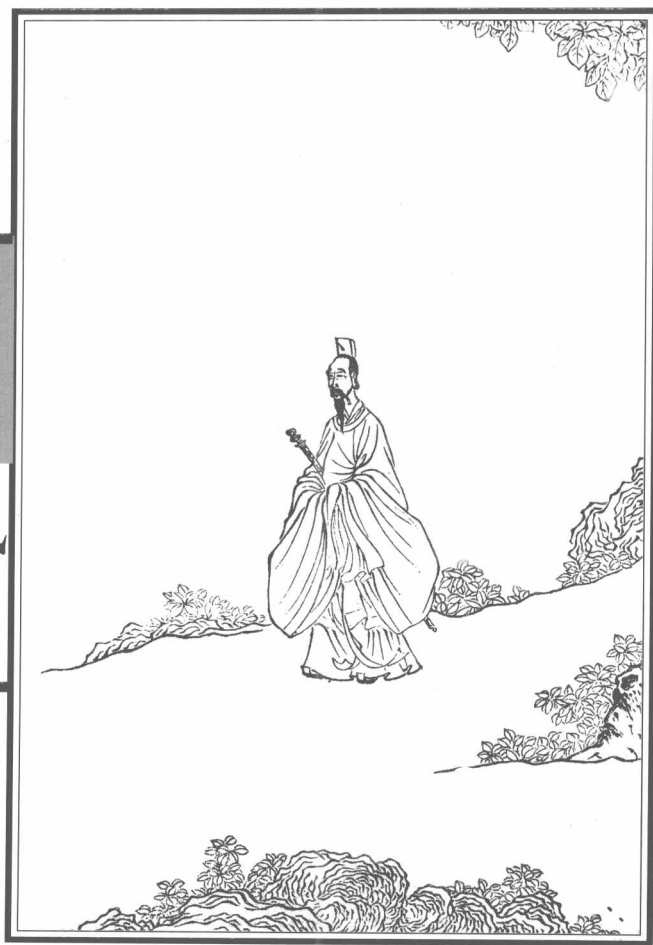
清

戴震

著

● 褚斌杰 吴贤哲 校點

屈原賦注



前言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生於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十二月），卒於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是清代著名的學者和唯物主義思想家。

戴震是乾嘉時期皖派漢學的創立者，其治學方法是由聲音以求文字，由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以求義理。此與空談義理，輕視訓詁的「宋學」者不同，與專講訓詁，輕視義理的「漢學」者亦有所不同。清代乾嘉時期，「漢學」分吳、皖兩派。由江蘇吳縣（今蘇州）惠棟所創立的吳派漢學每死守漢儒家法，存在着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偏向，而戴震却不爲漢人傳、注所囿，反復參證，博取衆善，自成一家，故戴震的學術成就和影響遠高於惠棟。

戴震著述甚豐，治學範圍甚廣。他在古文、數學、歷史、地理、文學、音韻方面均有研究。屈原賦注是戴震的治學方法在研究文學作品上的充分體現。戴震解釋屈原賦，以字句訓詁明大義，以大義貫主旨，不爲空談義理之說。如離騷「昔三后之純粹」之「三后」，前人或以爲指禹、湯、文王，或以爲指少昊、顓頊、高辛。戴震從楚文化的角度，認爲理解楚辭應當「在楚言楚」，楚辭中的「三后」當指楚國的三位聖明先王，之所以未在詩中明示，是因爲楚辭中所云的「三后」爲「國人共知之」，故徑省其辭」。他認爲這

與詩經在周言周的道理是一樣的，大雅下武所云「三后在天」之「三后」，乃人人「共知爲太王、王季、文王」，古人對詩經中「三后」的理解，決不至於與楚辭中的「三后」混淆。又如離騷「夏康娛以自縱」，舊注以爲「夏康」二字連文，指夏啓之子太康。戴震從歸納文例入手，說：「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又說：「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再如離騷「恐皇輿之敗績」，前人多解「績」爲「功績」，戴震則引禮記、春秋傳爲證，曰「車覆曰敗績」。諸如此類，注釋皆有理有據，甚爲可信。凡戴震認爲自己無把握解決的問題，均採取寧缺勿濫的態度。如對離騷中的「彭咸」，戴震說：「彭咸，未聞，蓋前脩之足以爲師者，書闕不可考矣。」可見其治學態度的嚴謹。

屈原的作品自傳世以來，因歷代傳抄翻刻等原因，一些版本的字句不盡相同，歷來的楚辭研究家都根據自己的理解作出校勘。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本是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但也有未盡善之處。戴震所用的屈賦原文，有多處與洪本不同，一些地方勝於洪本。如洪本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之「尻（居）」，戴本作「尻」。戴注云：「尻，猶尾也。脊椎之末節曰尻骨，亦曰尾骶。」戴說是。說文：「尻，脾也。」段玉裁注：「尻，今俗云溝子是也。脾，今俗云屁股是也。」縣圃爲崑崙山之通天處，縣者，上不粘天，下不粘地之謂，屈賦此句以「尻」爲喻，問縣圃之底部何在，若作「尻（居）」，則詩味索然矣。又如洪本九章惜往日「被離謗而見尤」句，戴本「離」作「謫」，作「謫」是。「謫」、「謗」連言，皆毀謗義。觀王逸「虛蒙誹訕」之注文，王以「蒙」釋「被」，「誹訕」則釋「謫謗」，無釋「離」字語，知王本「離謗」固作「謫謗」。洪興祖補注謂「離」，一

作謫」，但洪在校勘中取「離」不取「謫」，而戴震則取「謫」不取「離」，於此可見戴震校勘的精細。戴震解釋屈原賦，除重在字詞訓詁外，還注重講析篇章大義。如戴震在講解離騷時，將離騷分爲十大段，各段中又分章，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別概述各章各段大意。其他詩篇，戴震雖未分段，但都分章講評，有的詩篇還加上序和解題，這對幫助讀者理解屈原賦的篇章結構、思想內容是有參考作用的。當然，戴震對屈原賦解釋，也有受自己認識水平的限制而失之偏頗的地方。如由於戴震不理解屈原賦中爲什麼會出現大量的神話，便認爲這些是「不經之說」，故常常對屈原賦中的神話抱以「不必深求」的態度。又如他說九歌各篇皆有寄托，觀其解釋，却往往牽強附會，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屈原賦注七卷之後，是通釋二卷。通釋上卷疏證山川地理，下卷疏證鳥獸蟲魚，考證名物，多有根據，充分顯示了戴震的深厚功力。

音義三卷，據乾隆刻本之汪梧鳳跋，音義當爲汪氏所作。汪梧鳳，字在湘，號松溪，安徽歙縣人，與戴震同學，家有園名不疏園，多藏書，著有松溪文集、詩學汝爲。但由於段玉裁在他所撰的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說過「此書音義三卷，亦先生所自爲，假名汪君」的話，因此音義的作者問題，便引起了後人的爭論。如盧弼在他爲屈原賦注精抄本所寫的跋中批評廣雅書局刻本將音義的作者歸於戴震，「致汪氏苦心著述全湮沒」的作法，並對段玉裁的意見持保留態度。許承堯則在他爲屈原賦注初稿所寫的后記中表示堅信段玉裁的說法，並補充了兩個理由：「此本音義、通釋尚未析出，知段說不謬。汪跋殆亦先生自

作，檢松溪文集無之也。」段玉裁的說法之所以有一定份量，是因為段爲戴震弟子，弟子所記先生的事迹，當不爲誑語，再參以許承堯的第一條意見，將初稿與現行的刻本對照，的確能發現音義中一些條目的內容，其文字完全出自初稿，一些條目的內容則是在初稿基礎上的擴充或修訂。但如果就此斷言音義爲戴震所作，則音義中的另一些問題又難以解釋：音義中的一些條目不是針對屈原賦出注的，而是針對戴震注文的，一爲戴注中的詞句作注釋，這種情況在音義中有近七十處之多，一爲戴注中所用的古今字、異體字或俗體字作說明。我們試想一個人不可能在爲別人的著作作注解的同時，又爲自己所作的注文再作注，而且也無必要對自己注文中所用的古今字、異體字或俗體字作說明，因此音義非戴震作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根據段玉裁所撰的戴震年譜，細繹屈原賦注之初稿本與正式出版的刻本，我們認爲戴震屈原賦注的成書，大概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以前，戴震寫成了初稿，至乾隆十七年，戴震已對初稿作了一番修訂，成注七卷，並將初稿中的名物考證析出，作爲通釋二卷附於注七卷之後，是年此書便爲汪梧鳳收藏。據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的體例，大概戴震也曾有過將稿中的音義析出的計劃，或戴震也曾做過一些音義的撰寫工作，後來汪梧鳳便根據戴震的意圖，經他之手，最後完成了音義三卷，並由汪梧鳳出資，於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冬，首次將戴震的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及最後由他完成的音義三卷合並刊行於世。

音義三卷，音讀詳明，校勘精審。所證文義，一爲屈原賦注七卷中未出注者，一爲對原注的補充；一

爲對舊注的駁正或對戴震注的說明。音義的考證，也時有可取之處，如九歌東君「蕭鐘今瑤虞之「蕭」，王逸無注，洪興祖、朱熹並云：「蕭，一作蕭。蕭鐘，與蕭聲相應之鐘。」戴震注云：「蕭，擊也。」洪、朱所釋望文生義，戴注至確但太簡明，音義於此引洪邁容齋隨筆所載蜀客所見本「蕭」作「搗」，謂「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絕瑟爲對耳。「音義舉出根據以證戴注，更爲可信。

屈原賦注初稿爲一手抄之殘本（至天問止），它雖名曰「初稿」，但由於它「與現行之屈原賦注不同，其每節釋義、釋詞、釋韻均極精核」，（胡朴安戴先生所著書考）故仍有可資讀者參考的價值，我們將它附印在屈原賦注之後，以饗讀者。將初稿本與現行刻本相比較，便可看出二本訓詁的詳略有所不同，可互爲補充，二本對文義的講解也有不同之處，可互爲參考，二本的注釋存在此有彼無的情況，可互爲補缺，二本皆注意通過對屈賦的篇章結構的分析，以發掘其思想內容，但初稿本在分章講析方面却比刻本爲細。初稿本中對屈原賦的一些解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勝於刻本的。如二本都有天問解題，刻本的解題表述了兩層意思，一是屈原對自然中難以解釋的問題提出疑問，一是責備後人對這些問題所作的荒誕不經的解釋。初稿除也有刻本所表述的這兩層意思外，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其稱述人事，備陳三代興亡之迹，皆歸於天命，然天不可知，故冀幸人事之改，而天或爲之轉移，此天問之所以作也。」這就是說，屈原既承認天命，又強調人事，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冀幸人事之改，而天或爲轉移」，流露了屈原對國家前途的憂患。又如對「離騷」二字的解釋，刻本說：「離，猶隔也。騷者，動擾有聲之謂。」初稿說：「離

騷，卽牢愁也，蓋古語，揚雄有畔牢愁。離、牢一聲之轉，今人猶言牢騷。」初稿的「離騷」之釋，已爲多數學者認可，特別是在經過游國恩先生的詳細論證之後（見游國恩楚辭論文集），「離騷」卽「牢騷」的說法幾成定論。此外，誠如許承堯所說，初稿「駁正舊注皆直斥其非」，而「刻本則較簡渾，但申己見而已」。由此也可見戴震治學爲文的風格變化情況。

戴震屈原賦注的版本有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年）歙縣汪氏不疏園刊本，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廣雅書局叢書本，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沔陽盧靖慎始基齋編湖北先正遺書影印精鈔本，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建德周氏校刊本，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安徽叢書第六期刊本。屈原賦注初稿則只見有安徽叢書第六期影歙縣許氏藏屈原賦注初稿三卷。

本書此次整理，屈原賦注以湖北先正遺書精鈔本爲底本，與上述他本互校。所用的底本，胡朴安認爲「亦汪氏不疏園寫本」，盧弼認爲「決爲汪刻以前之舊鈔」，比較珍貴。屈原賦注初稿則逕用安徽叢書影印本。互校之書，除乾隆刻本用的是北京圖書館的藏書外，其餘均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凡校改之處均於校勘記中出校說明。爲了方便讀者，對原本中出現的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或避諱字逕改爲今體字，不再出校。校勘、標點有不妥之處，請讀者指正。

褚斌傑 吳賢哲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

總目

屈原賦注	一
通釋	九
音義	九
屈原賦注初稿	一三

屈
原
賦
注

盧文弨序

吾友戴君東原，自其少時，通聲音文字之學，以是而求之遺經，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既著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圓記、七經小記諸書，又以餘力爲屈原賦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奧指，具見疏抉，其本顯者不復贅焉。指博而辭約，義創而理確。其釋「三后」、「純粹」，謂指楚之先君。「夏康娛以自縱」，謂「康娛」連文，篇中凡三見，不應以爲夏太康。「宓妃之所在」及有娥、有虞，皆因其人，思其地，冀往遇今之淑女，用輸寫其哀無賢士與己爲侶之意。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九章無次第，不盡作於頃襄王時。懷沙一篇，則以史記之文相參定。「薛荔拍兮蕙綢」，王逸釋「拍」爲「搏壁」，近代多不知此爲何物，乃引釋名「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義。其典確舉類此。夫屈子之志昭乎日月，而後世讀其辭，疑若放恣怪譎，不盡軌於正，良由炫其文辭而昧其指趣，以說之者之過，遂謂其辭之未盡善。戴君則曰：「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此其識不亦遠過於班孟堅、顏介、劉季和諸人之所云乎。余得觀是書，欲借鈔，既聞將有爲之梓者，乃歸其書而爲序以貽之，且慙其成云。姚江盧文弨。

戴震自序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以下，則不免爲辭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予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贍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書既稿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休寧戴震。

目錄

離騷	七
九歌凡十有一篇	三
東皇太一	三
雲中君	四
湘君	六
湘夫人	六
大司命	九
少司命	三
東君	三
河伯	三
山鬼	三
國殤	四

禮魂	四
天問	五
九章	五
惜誦	五
涉江	四
哀郢	五
抽思	五
懷沙	六
思美人	六
惜往日	六
橘頌	五
悲回風	六

遠遊

七

卜居

七

漁父

七